

HONG
G
L
O
M
E
N
G
X
U
E
K
A
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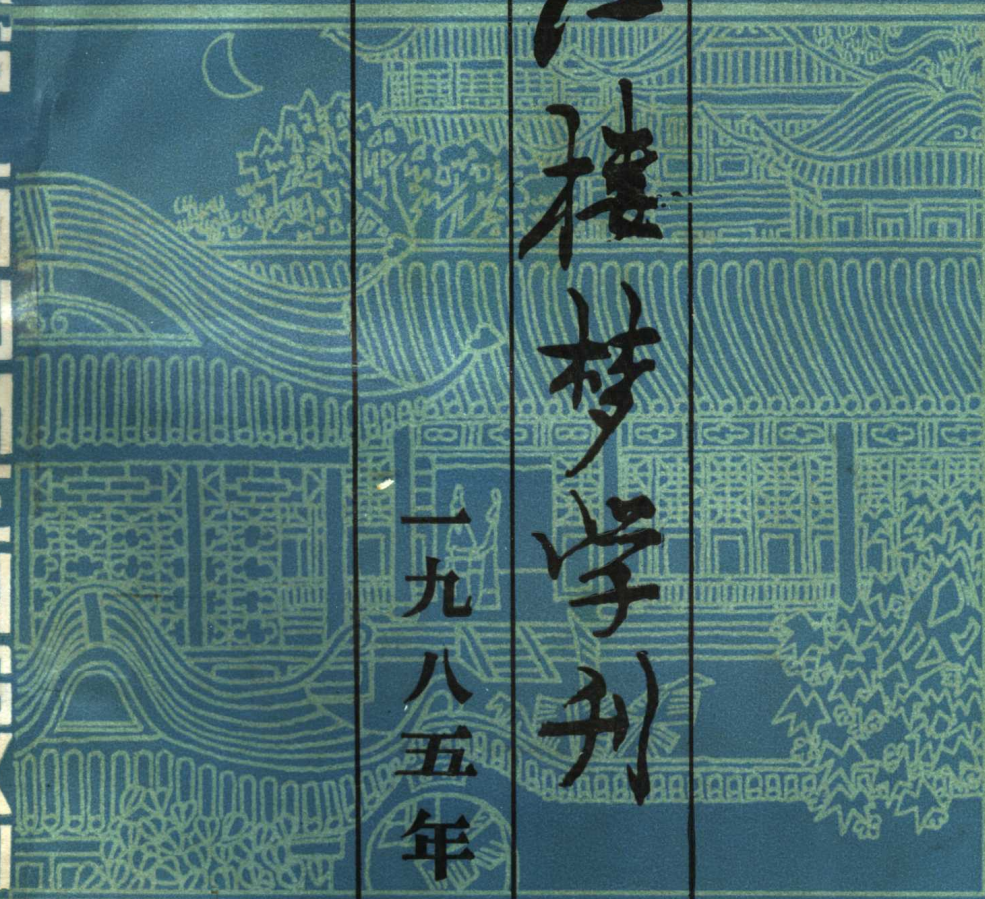
I 207. 411/11

34

红楼梦学刊

一九八五年

3



《红楼梦学刊》编辑委员会

顾问：王昆仑

主编：王朝闻 冯其庸 李希凡

编辑委员：马国权 王利器 王朝闻 邓绍基

冯其庸· 刘梦溪· 刘世德 朱彤

孙逊 吕启祥 李希凡· 李厚基

启功 吴世昌 吴组缃 杨光汉

杨宪益 周汝昌 周绍良 周雷·

张毕来 张锦池 陈玉刚 陈毓罍

胡文彬· 郝延霖 陶建基 郭预衡

蒋和森 曾扬华 蓝翎 蔡义江

端木蕻良 廖仲安

(编委姓名以笔画为序，姓名后加·号者为常务编委)

红楼梦学刊

一九八五年 第三辑

总第二十五辑

中国艺术研究院编
红楼梦学刊编辑委员会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88毫米1/32印张11 字数285,000插页2

1985年9月北京第一版 1985年9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书号10228·173

定价1.45元

目 录

- 题列宁格勒藏钞本《石头记》……………李一氓 (1)
- 奉和一氓同志……………周汝昌 (3)
- 李一氓丈见示新作,即次原韵……………冯其庸 (4)
- 列宁格勒藏抄本《石头记》印象……………冯其庸 (5)
- 现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己卯本和
庚辰本之间历史渊源的探讨……………季稚跃 (23)
- “从猿到人”
- 孙悟空、贾宝玉思想性格纵横谈……………朱 彤 (45)
- 大千世界总多情
- 论《红楼梦》的感情表现……………薛瑞生 (73)
- 《红楼梦》艺术节奏的美学探索……………吴功正 (111)
- 论《红楼梦》的景物描写……………李延祐 (135)
- 等闲识得东风面
- 从凤姿与风貌的共变关系看《红楼梦》一组
女性肖像描写……………傅憎享 (155)
- 试析《红楼梦》语言的省略……………唐友忠 (165)

- 十二钗中三个禁欲主义者及其他……………姜 超 (181)
- 诗与妙玉……………杨树彬 (199)
- 闲话妙玉……………柳正午 (211)
- 也论史湘云……………李少和 (229)
- 试论湘云结局……………沉 舟 (249)
- 贾探春形象的认识意义及
曹雪芹的世界观倾向……………犁 铧 (273)
- 论贾母……………张宗琴 (285)
- 晴雯——我喜爱的人物形象……………刘祖莹 (299)
- 一贪一廉，两条蠹虫
——论贾雨村和贾政……………李占一 朱景宇 (309)
-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奥秘……………余树声 (335)

红楼一角

- 秋瑾读过《红楼梦》……………晨 采 (20)
- “追随小蝶过墙来”
——宝钗“戏蝶”一解……………刘淑荣 李元佑 (42)
- 林黛玉的玉香……………尤志心 (108)
- “情榜”为三十六人补证……………杨传鏞 (244)
- 畸笏叟未见末回警幻“情榜”……………王庆华 (198)
- 简评《红楼梦注评》……………贺逊武 (151)
- “晓风昨日拂铭旌”新解……………王启熙 (296)

红学书窗

- 《红楼梦与戏曲比较研究》(徐扶明著)……………舒 汎 (72)

《百二十回〈红楼梦〉人名索引》

(何锦阶、邢颂恩编).....梓 叶 (346)

红 学 动 态

上海红学会正式成立.....傅传岩 (272)

董可玉展出红楼百美图.....陈 石 (307)

红 楼 画 廊

林潇湘魁夺菊花诗.....清·任寿坤画

南京博物院供稿

焚稿.....贾 冕 画

陈 明 摄

Studies o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No 3 1985

Main Contents

- Inscription for the Leningrad manuscript copy of "The Story of the Stone"Li Yimang
- My impression of the Leningrad manuscript copy
.....Feng Qirong
- A discussion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Jia Baoyu and the Monkey King..... Zhu Tong
- On the ways the characters feelings are expressed in the novel..... Xue Ruishen
- On the artistic cadence of the novel.....wu Gongzheng
- On the three puritanical characters and other things in this novel.....Jiang Chao
- Poetry and Miao Yu.....Yang Shubin
- On Jia Yuchun and Jia Zheng.....Li Zhanyi, Zhu Jingyu
- The secret behind the saying that "a centipede may die but would not collapse".....she Shu sheng
- Comments, book reviews, reports of activities and illustrations

本學齋詩集卷之四

公石賦詠之佳嘉道向動存道光中
 流入俄京迄今已百五十七年不為世
 所知去冬周改易馮方庸李德三
 同志親往目臨認乃歸有伊德以
 其金和影存由我隨之歸大俄館地
 張致洋口而擴回春而賦此。是書至
 理付之對印以納世之誼紅墨者一
 九一五年三月二十日。

李一詞

深里苦淋瀝便尔生。紅樓夢覺色采
 人。瓦釐錢醉傳雙到。鼓担新鈔叫
 城。伊曹一時做城外。水封石里謝字
 印。老夫先志評時硯。先著西山詩集
 却。

蘇三平年五十八一 西曆一千九百一十一年
 蘇三平年五十八一 西曆一千九百一十一年

题列宁格勒藏钞本《石头记》^{*}

李一氓

《石头记》清嘉道间钞本，道光中流入俄京，迄今已百五十年，不为世所知。去冬，周汝昌、冯其庸、李侃三同志亲往目验，认为颇有价值。顷其全书影本，由我驻苏大使馆托张致祥同志携回，喜而赋此。是当急谋付之影印，以饷世之治红学者。

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日

泪墨淋漓假亦真，红楼梦觉过来人。
瓦灯残醉传双玉，鼓担新钞叫九城。
价重一时倾域外，冰封万里识家门。
老夫无意评脂砚，先告西山黄叶邨。

• 诗题为本刊编者所加。

奉和一氓同志

周汝昌

氓老因苏联藏本石头记旧钞全帙影印有期，喜而得句，敬和一章，亦用真元二部合韵之体。

烘假谁知是托真，世间多少隔靴人。
砚深研血情何痛，目远飞鸿笔至神。
万里烟霞怜进影^①，一航冰雪动精魂。
尘埃扫荡功无量，喜和瑶章语愧村。

又和一首

貂狗珠鱼总夺真，乾坤流恨弔才人。
古钞历劫多归燹，孤本飘蓬未化尘。
白壁青蝇分楮叶，春云冻浦慰柴门^②。
相期书影功成日，携酒同寻红梦村。

① 唐太宗序玄奘法师云：“万里山川，拔烟霞而进影。……”

② 敦敏访芹诗：“野浦冻云深，柴扉晚烟薄。……”

李一氓丈见示新作，即次原韵

冯其庸

世事从来假复真，大千俱是梦中人。
一灯如豆抛红泪，百口飘零系紫城。
宝玉通灵归故国，奇书不脛出都门。
小生也是多情者，白酒三杯吊旧村。

列宁格勒藏抄本 《石头记》印象

冯其庸

1984年12月16日至25日，我偕同周汝昌、李侃两同志一起去苏联，任务是考察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所藏的我国古典名著《石头记》的一个早期抄本。并与苏方进行协商，争取此抄本能由我中华书局影行出版。一切外交上的手续都早已由有关部门办理妥了，我们的任务就是鉴定抄本和进行协商谈判。

在苏期间，我们受到了苏方的热情接待，任务完成得比较顺利，既见到了这个珍贵的抄本，协商谈判也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并且在今年1月16日已正式鉴订了协议，此书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将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

唯一不足的是我们在苏的时间太短，用来鉴定这个抄本的时间则更短，大概一共不到五个小时。

现在把我在这短短的几小时中考察这个抄本的初步意见写出来，向大家报告。

据苏联方面的介绍，这个抄本是在清代道光十二年（1832）由帕维尔·库尔梁德采夫从中国带回去的。帕氏当时是随同俄国的宗教使团于1830年来中国的，两年后就因病离开北京回俄国，回去时带走了这个《石头记》的手抄本。

这个抄本共35册，开本是18.5×25.5厘米，线装。抄本的纸张是乾隆竹纸，但比起我所见到的“庚辰本”、“己卯本”“甲戌本”（此本为胡适携至台湾，现藏美国康乃尔大学图书馆。1980年6月我赴美参加会议，借到了此抄本，仔细观察了一个星期，还拍了数十张照片）等这些乾隆抄本《石头记》来，此本虽然也是竹纸，但纸质光洁细密的程度不如以上三种抄本，纸面看上去和摸上去都有点粗糙，颜色则不如以上三种呈深暗黄色。此本的颜色是浅黄色。

此本毫无疑问是经过重装的。仔细查看此本的装订线，可以发现，有的本子在有装订线捻的两个线眼的外边，还有另一排四个装订线的洞眼，这一情况，检视第六十四回的一册，最为明显。但有的本子则没有，这是因为重装时有的是用原洞眼穿线的，有的则是用新洞眼穿线的，所以有的本子留有一排老洞眼的痕迹，有的本子则看不到这种痕迹。

这个本子重装的另一个重要证据是此抄本的衬页是用的乾隆御制诗集第四、五集的书页。细检这些乾隆御制诗的书页，可以发现有的书页天头只留下一点点，地头却留得较宽，而有的衬页则相反，天头留得较多，地头却剩下了一点点。无论如何它已经不是乾隆御制诗集的原貌了。乾隆御制诗集决不可能天头留下一点点，地头倒较天头长，也决不可能参差不一。这种情况，只能说明此抄本在重装后又加切齐，因衬纸夹入时放得不整齐，因而切过后就出现了上述情况。根据以上两点来判断

此书经过重装，这是毫无疑问的。

用乾隆御制诗的书页作为衬页，是重装时放进去的，因为原抄时不一定要衬页，现在的“己卯本”“庚辰本”“甲戌本”就都还没有衬页（按：庚辰本在前几年已经过重装，此次重装是否加了衬页，临文时未及去复查，特此说明）。关于这个问题，台湾的潘重规教授说：

据缅氏（按指缅希科夫）的描述：此抄本系用清高宗御制诗的衬页作稿纸写本，而反以御制诗作为抄本的衬页。我在列宁格勒仔细观察，认为是用乾隆时普通抄书的竹纸墨笔抄写的。竹纸的质地很薄，并非御制诗集的衬纸。想来原抄本披读既久，书页的中缝都离披裂开，不便翻揭。经收藏者重加装订，于是拆开御制诗集做衬页。为了竹纸很薄，故把御制诗反摺起来，将有字的一面隐藏，免得文字透映竹纸，扰乱视线。用当朝皇帝的御制诗集做衬纸，这真是犯下了藐视朝廷的滔天大罪！我检阅每页的中缝皆已裂开，而且粘贴在衬纸的边缘上，翻起来，和新书同样方便，这便是此抄本重加装订的确证。这一事实，和抄本产生的时代有重大的关系。因为乾隆御制诗五集是乾隆六十年才印成的，倘若抄本用它的衬纸做稿纸，则抄写的时期必不能在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御制诗五集印成的时间）以前，当然也不会在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库尔梁德采夫带抄本回俄的时间）以后。现在确知道是重装时用的御制诗集做衬叶，则抄写的时间便远在乾隆六十年以前。这一事实，在红学研究上是必须首先辨明的。如果不是亲眼看见此抄本，纵然将来把它影印出来，也没法知道

缅氏评介的错误，这不能不说是我此行的收获。①

我以为在潘重规教授的上述判断里，有一个意见是错误的，还有一个意见其结论虽然正确，但其论据却缺乏科学性，因而他的正确的结论是带有偶然性的。

· 这里先说后一个意见。潘先生判断此书重装的根据是：“我检阅每页的中缝皆已裂开，而且粘贴在衬纸的边缘上，翻起来，和新书同样方便，这便是此本重加装订的确证。”我的意见恰恰相反，我认为潘先生所述，正不足以为确证，甚至根本不可以为证据。道理很明显，有些抄本，书抄成后第一次装订时就加了衬页，这样到后来书页中缝裂开后，自然可用浆糊把书页粘在衬纸上，不必一定要重装破裂后才能如此。我这里当然是泛指各类抄本，不是专指《石头记》抄本。我曾见过不少这类抄本，都是抄好后初装就加衬页的，这是藏书者对抄本的珍视。所以潘先生的这个证据是不能成立的，因而他的结论虽然正确，他的论据却是无效的。

现在再说他的错误的一点。潘先生说：“现在确知道重装时用的御制诗集做衬叶，则抄写的时间便远在乾隆六十年以前。”这一意见，我认为是错误的。乾隆御制诗五集印成于乾隆六十年，此手抄本《石头记》重装时用乾隆御制诗五集作为衬纸，则此书重装的时间，当然只能在乾隆六十年以后，如嘉庆中叶或末叶，甚至道光年间。从逻辑上来说，只要是乾隆六十年御制诗五集印刷出来以后，就有这个可能，而且越是离六十年远一点，这种可能性就越大一点。但是这一点，无论如

① 见潘重规《列宁格勒藏抄本红楼梦考索》。此文是一九八〇年六月潘先生在美国威斯康辛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收入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周策纵编《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论文集》。

何也不能用来证明此抄本抄成的时间便一定“远在乾隆六十年以前”。乾隆御制诗五集印成的时间只能与此书重装的时间发生一定的有限度的界限关系^①，却不能与此书抄成的时间发生任何关系。道理也很明白，假定此书抄成于嘉庆十年(1805)，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嘉庆最后一年)需要重装，则此时自然可以用乾隆御制诗五集做衬叶来重装此书，甚至到道光时期或以后也同样如此。换句话说，只要手里有了乾隆御制诗五集，则任何时候(包括今天)抄此书或重装此书，都可以用它为衬纸，这个道理不是很明白的吗？所以乾隆御制诗五集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用来界定此书重装的上限，却不能以此作为抄定此书的下限。如果以重装时作为衬纸使用的乾隆御制诗印成的时间来作为确定抄本抄定时间的依据，则反过来假定有人用明版的残书衬入清末或更后的《石头记》抄本中作为衬叶，那末，岂非要得出此《石头记》抄本系明抄本的荒唐结论来吗？这样的推论，并非过甚其词，在解放初期，我曾多次买花生发现包花生的纸是明版书这样的事，那末，如果拿来作为抄书的衬纸，又有什么稀奇。有人提出，倘若现在“列藏本”抄写正文的乾隆竹纸，确是当时乾隆御制诗第四、五集初印时的衬纸，抄写者确是用乾隆御制诗的衬纸来写《石头记》，而以乾隆御制诗的书页反过来作为衬纸衬入了《石头记》的抄本里，如果情况确是这样，可不可以确定此抄本抄定的时间应在乾隆60年以前呢？我认为同样不可以。道理仍很简单，第一，就是在今天，假定有一部乾隆御制诗，我们仍可以利用它的衬页来

① 因为乾隆60年御制诗第四、五集刚印成，人们决不可能立即把它拆掉用它的正页来作重装《石头记》的衬页。我这里用“一定的有限度的界限关系”这句话，只是大致上表明它的最重的时间的最大的极限，也不能超过乾隆60年，而实际重装的时间，应该在此以后较长一段时间。说详下文。

抄写《石头记》，而以它的正页作为衬页，我们这样做了以后，难道我们抄写下来的《石头记》，就能一下变成乾隆六十年以前的抄本吗？当然不可以。第二，此乾隆竹纸在乾隆六十年既已被衬入新印成的乾隆御制诗第四、五集里，而衬入的时候完全是空白纸，并非是早已抄好的一部《石头记》，那末，现在发现此空白衬纸已被抄成一部《石头记》，此《石头记》抄成的时间，怎么反倒会在乾隆六十年御制诗第四、五集成以前呢？这当然是绝不可能的事，这只要稍稍思索一下就不难明白。所以，归根到底，此“列藏本”《石头记》衬页所用的乾隆御制诗书页，只能作为此书重装的极有限度的上限，而决不能作为此书抄定时间的下限。甚至，严格来讲，以御制诗四、五集印成的时间，作为此书重装时间的上限，也很不确切，很不科学。因为决不可能乾隆六十年御制诗四、五集刚印出来，就拿来把它拆开，将它的正页反过来衬入已经早已抄好用损需要重装的《石头记》里。这样的事是不可思议的，在当时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实际上此书重装的上限，应该在乾隆六十年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据我的推测，此书重装的时间，大约总得在嘉庆后期或道光初年才有这种可能。

至于此书重装的下限则应是道光十二年，因为道光十二年，帕氏已将此书带回俄国了。当然，实际上这个抄本重装的时间，也不会正好是道光十二年，而很有可能比这个下限要早得多，略如上文所说的道光初年等等。至于判断此抄本的抄定时间，乾隆御制诗五集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只能另作判断。

据我的初步意见，此书抄成时间可能是在乾隆末年或嘉庆初年，而且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是从纸张的质地和黄脆的程度来看，它不如大约抄定于乾隆中叶的“己卯”“庚辰”等本

黄脆得严重，此本显得要“新”一点。二是从抄本的文字来看，如十七、十八回“庚辰”“己卯”本均未分开，而此本则已分开；十九回“己卯”“庚辰”都无回目，而此本已有回目。又如十九回“庚辰本”在“小书房名”以下有五个字的空白，而此本则只残留下两个字的空白。特别是“庚辰本”在下面一行还有二十个字的空行（占全行的三分之二），而此本则已没有痕迹。以上这些地方，都说明此书抄成的时间，要比“庚辰本”晚。当然也有一些例子可以用来说明此本的底本较早，如最后两回此本只作第七十九回一回，根本未分开。这一点是此本独有的情况，这说明它的底本确实较早。但所据的底本早不等于它本身抄定的时间早，这一点是不能模糊不清的。而且据以上两种情况，则这个本子或这个本子的底本，仍有可能是几种本子合抄的，其所据底本有早有晚，因而抄成以后，有的部分显示出早期抄本的特征，有的部分又显得略晚一些，我想或许正是这个原因，才会出现以上这种矛盾情况。当然对于这个抄本的底本来源，仅凭我们短短五小时左右的浏览，是不能做出很恰当的判断的，我希望等这个本子正式影印后，再来认真做这件工作。

此本的抄手人数，苏联的缅希科夫同志和李福清同志以及台湾的潘重规先生，都认为是由四个人抄的，但此次经李佩侗同志注意检核后，李佩侗同志认为起码有六人参加抄这部书。

此书没有首册的总目，也没有像“庚辰本”“己卯本”那样每十回一个总目。此书第五第六两回已丢失，这两回刚好是一册，按顺序应是第三册，但现在的第三册是第七、八两回。这就是说从册数的顺序上来看，现在已看不出这种缺失了，这一点也说明此书第五、六两回的缺失，可能是在此书重装以前。